

第一缕曙光

■章照建

表演。连队获得97枚外国勋章、纪念章。

他拥有27枚外国勋章、纪念章,3枚三等功奖章和1枚二等功奖章。更让他感到自豪的是,他带出了128名特等射手。

短短5分钟后,急促哨音又在山坳里响起。童连长一跃而起,快步奔向射击场。此时,一道金色的曙光闪出东方地平线,很快染亮半边天空,为童童显得消瘦的身材勾勒出一个长长的剪影,仿佛雪野上傲然挺立的一棵苍松。瞬间,一个声音在我心底响起:“这样的战士上了战场,必定是所向无敌的英雄!”

在我看来,开年第一天,蕴含着非同一般的意义。就像第一缕曙光能昭示一天的光景一样,这一天的起步状态,同样预示着这个年份的耕耘和收成。

光阴流转。几年后的一个冬天,我随机联合考核组前往福建方向,考核军事训练先进连队,遴选和挖掘实训训典型。又是一个元旦。清晨,我们按计划前往驻南日岛某海防团一连考核。不料,途中遇到了大风巨浪的恶劣海况。

从船运大队码头乘坐游艇渡海到南日岛,中间有10多公里的航程。海防部队领导建议改时间再上岛。考核组组长再三询问安全有没有问题。在得到“安全没问题,但人要遭点罪”的回答后,组长坚决地说:“实训实训只是对基层的要求。我们若是连这点风浪都扛不住,那就根本没资格来考核一连连队!”

听到这掷地有声的回答,我禁不住心中一凛。抬头望向天空,乌云层层叠叠布满苍穹,但一束束曙光还是顽强地透过云层缝隙照耀下来,让整个天空显得斑斓多彩,如油画般摄人心魄。

我们披着斑斓曙光破浪启航。风浪的威力的确不可小觑。于是,我们乘坐的登陆艇上出现了奇特一幕:考核组的6名成员,被一个个用背包带拦腰绑在船舱栏杆上。虽然加了“人身保险”,可狂风掀起的惊涛骇浪,把登陆艇时而推上浪尖,时而抛下波谷。那份惊险不

亚于穿越枪林弹雨。

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,登陆艇终于靠上了南日岛码头。当时,尽管岛上大雨瓢泼,可组长还是果断宣布:立即展开综合演练考核。

这场不打招呼的考核来得突然,但对常备不懈的海防一连来说,根本不成问题。号令一出,全连官兵如猎豹般出击,按反小股敌特偷袭预案迅速展开,处置过程流畅精准。考核组临时增设的3道“意外特情”,也被一连官兵一一化解。平时实训严训的积累,在这一刻转化为过硬的战斗动力。

几个月后,驻南日岛海防一连被原南京军区授予“海防模范连”荣誉称号。我虽然没去参加授称大会,但那天海上的一缕曙光,一连的雨中演练,还有年轻连长那句睿智的自白,“战争是全天候的,训练‘弹着点’必须卡在一个标尺上——决胜至暗时刻”,犹如一部散发着浓浓硝烟的微电影,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。

开年第一缕曙光,总能将我拉回那个火光冲天的凌晨。那次刻骨铭心的经历,让我与这个新年伊始的日子,结下了永难忘却的深缘。

担任坦克团政委的那年深秋,我带领团队开赴赣西山区,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野战化训练。回撤的前夜,车辆已按回撤序列编组完毕,准备翌日6时开拔。孰料,凌晨3时多,数公里外的山坳里突然腾起一道浓黑烟柱。我指示副团长立即驱车前去察看。片刻后,副团长在步话机中气喘吁吁地报告:“一辆地方油罐车在盘山公路上发生侧翻,油料泄漏引发了山林火灾。风助火势,异常危急!”

驻训期间,我们几个团领导经常翻山越岭勘察地形,对周边的情况已是了如指掌:地处深山,远离县城,人烟稀少,附近的山腰部有一座中型水电站,山脚下还有一家大型化工厂。火势一旦失控蔓延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情况危急!我们一边迅速向上级报告,一边命令车队立即由回撤改为前进,驶向火灾区域。两台装备消防车一

马当先,对侧翻的油罐车进行重点扑救,一营和三营官兵携带构筑阵地用的油锯、斧头工具,与化工厂民兵应急分队紧密配合,迅速在山脚下开出一条20多米宽的隔离带。

恰在这时,山谷间风向陡转,数条“火龙”蹿向山腰的水电站。构筑隔离带已经来不及,团长果断下令:截断火路,阻止蔓延!

担负突击任务的七连官兵,立即跳进河水浸湿全身,提起车载灭火器从两侧向上突破。扇形火幕的两翼很快被扑灭,但山脊上的大火仍在肆虐肆虐。一排长眼见灭火剂已消耗殆尽,当即挥动指挥棒往身上一裹,怒吼一声:“二班跟我上!”他提起油锯就奋力冲向山脊,战士们也裹着浇湿的军被紧随其后。

山脊上的战斗惊心动魄。地势陡峭难以立足,一排长用双腿绞锁着碗口粗的树干,仰举着油锯,费力地伐倒大树。一根根倒下的大树轰然滚下。守在山脊上的官兵挥锹灭火,肆虐的“火龙”很快被拦截截断。

当时,我就在山下的队伍中。松果爆裂的碎壳飞砸在脸上,顿时烫起豆大的水泡。可我的心紧紧拴在一排长的身上,担心进飞的着火残枝,会不会引燃他的军装?燃烧消耗氧气,会不会造成他窒息昏厥?

然而,随后发生的险情远超我的担忧。就在最后一根大树被锯断倒下的瞬间,巨大的树冠骤然折断,垂直坠落。一排长和二班副副时被困在树下。“一排长!”“二班副!”一片声嘶力竭的惊呼中,我们冲上山脊,可一切为时已晚……

朝霞初绽时刻,火魔终于被降服。受到火灾威胁的水电站和化工厂化险为夷,而两个年轻官兵却献出了宝贵生命。许多年后,我仍时常想起当年激战火魔的惊险壮烈,怀念那座被命名为“红山谷”的美丽山坳,怀念长眠于红土地的英雄战友。

那也是开年第一天。那天的曙光,艳红如火。

或凝神思虑,或笑语爽朗

急促的电话声
嘀嗒的电报声
报告声、讨论声、指令声
不停响起
更多的,是喜讯
如喜鹊清脆的叫声
在西柏坡,在冀北
在神州大地响起

两棵楸树默默注视着
那间不大的平房
传递出决胜千里的智慧
在中央军委作战室“旧址前
两棵楸树
扎根在脚下的泥土里
也被太阳的光辉
染成金色

问长征

■葛 迅

苦不苦
想想长征两万五
累不累
想想革命老前辈

问皑皑雪山
考验了多少英雄
问茫茫草地
闪耀了多少红星
问遵义霞光
灿烂了多少笑容
问四渡赤水
赢来了多少光荣

问半条棉被
温暖了多少心灵
问七根火柴
点亮了多少眼睛
问金色鱼钩
唤起了多少记忆
问嘹亮军号
响彻了多少风云

问长征,踏遍万水千山
问长征,点燃澎湃豪情
问长征,致敬红色历史
问长征,迈向崭新征程

军营纪事

那一年,我和战友从团部出发,驱车40余公里来到一座高山雷达站采访。我们在前半程平坦、后半程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了1个多小时后,来到位于半山腰的营区。

雷达站的周指导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“这半山腰是我们的营区,山峰上就是雷达阵地。”简单寒暄过后,周指导员指着营区对面的一座山峰说。

“看上去,营区距山峰应该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吧?”随行的李干事眺望着山峰,随口问道。

“好眼力,两公里多点。山坡上建有长短、宽窄不等的1000多级台阶。这是官兵日常值班的必经之路。”周指导员介绍说。

“上山还有台阶,怎么建成的?”我们顿时来了兴趣。

“百闻不如一见,我带你们到连队荣誉室看看吧。里面有图文介绍,还有实物展示,比我口述更形象,也更具说服力。”周指导员说着,带我们走进连队荣誉室。

20世纪60年代,雷达站建站初期,从营区到山峰是一条布满石块的崎岖羊肠小道。那时,官兵要踩着这样的小路往返于营区和山峰的雷达阵地。一天凌晨,上级通报发现不明空情,值守战士一时难以处置。时任站长放下电话,立即拿起手电筒、带着战士踏上山路。他们一路磕磕绊绊,几次摔倒,手和膝盖也被磕破。当他们冲进雷达方舱时,不明空情已消失。路难走,既影响战备,也影响安全。连队决定,在不影响正常值班任务的情况下修建一条上山的石阶路。官兵积极响应,踊跃参与到修路施工中。

连队荣誉室展柜里的铁锤、镐头、铁锹,诉说着当年官兵砸石修路的艰辛;一张张照片,展现着官兵手搬肩扛、运沙运石的火热场景……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,从营区通往山峰的千余级石阶顺利砌成。周指导员说:“这条石阶路,体现着全体官兵不甘人后,事事争第一、勇当排头兵的决心和意志。”

在连队荣誉室里,我留意到一条扁担:它的两端已经开裂,中间被磨得很薄,铁链和挂钩锈迹斑斑。周指导员介绍,雷达站上片刻不能离人,值班战士无法下山吃饭,只能派人用背囊把饭菜背上山。尤其是在冬季,由于路远且背囊单薄,饭菜送到时几乎凉了。为解决值班战士吃凉饭的问题,连队购置了保温桶。炊事班班长主动承担送饭任务。饭菜分装进两个保温桶,炊事班班长用扁担挑上山。

冬季,炊事班班长踩着积雪上山送饭。滑倒磕伤的情况时有发生,但他从未向别人说起,直到战士们注意到保温桶上磕碰的凹坑。这条扁担在他肩上一担就是6年。他退役时,扁担两端已经开裂,无法继续使用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连队从驻地老

那山,那路,那群兵

■门建新

百姓家买了一头性格温顺的毛驴用来送饭。最初,是战士赶着驮上保温桶的毛驴上山。上山几次后,毛驴就熟悉了道路。有时,战士们忙不过来,装好保温桶后,就让毛驴独自上山送饭。每次送饭上山后,山上的战士就为毛驴拿来草料,让它边吃边休息。战士们吃完饭后,将保温桶放回驴背上的木架,再让毛驴驮回炊事班。

然而,一次送饭途中,山上突然刮起狂风。待风停后,官兵只在山坳找到那副木架,毛驴却不见了踪影。官兵早已经将这头毛驴当作“无言的战友”。有不少战士为找不到毛驴而伤心。

走出连队荣誉室,我和两名战士踏上石阶小路。这条路,弯弯曲曲一直通向山峰。刚爬到不足百级台阶,我已累得气喘吁吁,两名战士却步履轻松。

其中一名战士说:“遇有紧急任务,我们都是跑步冲向山峰。有时一天两三次,身体素质不行,干不了雷达兵。”“我们天天爬上爬下,早就熟悉了每一级台阶。即使夜间拉动也没有出现过跌倒、摔伤。”他自豪地说。

山,依旧是那座山;雷达站的官兵来了一批又一批。在连队荣誉室里,我看到连队多次获评“基层建设先进单位”“优质雷达情报站”等荣誉。

多年过去了,我了解到,那座高山雷达站已经转隶并扩编,官兵的工作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。官兵的脚步依然坚定地走在那条长长的石阶路上,续写着忠诚与担当的新篇章。



雪后(版画,中国美术馆藏)

力 群作



长征

第6649期

记忆

多年来,那些发生在开年第一天的军旅往事,总会伴随着新年第一缕斑斓璀璨的曙光,带给我豪气干云的回忆和激励。

那年冬天,我在驻南京陆军某师政治部当干事。元旦前一天的傍晚,天空突然洋洋洒洒地降下大雪。望着绿色军营渐渐披上皑皑素装,我心里倏然一动,立即打电话给某团政治处冯干事:“明天是元旦,部队会有什么精彩安排吗?”

电话那头的回答异常响亮:“雪地练兵,咱们团从不放过这种天赐良机!”这个消息令我喜出望外。翌日,天还没亮,我就骑着自行车,冒雪赶往10多公里外的某团野战训练场。

野战训练场坐落在一个畚箕形的山坳里。狭长谷地的独特地势,使得暴风雪的冲击力远比空旷原野来得迅猛。当我们前躬着身体,艰难地来到训练场观礼台下时,眼前突然出现奇特的一幕——

一马平川的射击场上,几道长长的“雪墙”伫立在风雪中。直到走近后我才发现,这竟然是一排排如同铁打的战士。他们背着双手,迎风而立,仰面睁着双眼,任凭风雪扑打。飞雪在他们的帽檐、眉梢堆起“雪塔”,只有偶尔颤动的睫毛和闪动的目光,才让人意识到这是一座由鲜活生命凝聚的“雪雕群”。

冯干事告诉我,这是他们团“神枪手连”在进行耐力训练。这个曾在解放临汾战役中立下战功的英雄连队,战争年代形成的苦练规矩,几十年来从没改变过。

训练小憩时,我见到了脸庞黧黑、眼神坚毅的连长童裘显。他那瘦削的身板,承载着沉甸甸的职责与荣耀。作为迎外军事表演的骨干连队主官,童裘显在担任连长的6年里,带领连队为来自65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宾进行过军事

“老左”不服老

■吴 超

人在军旅

二级军士长左汝利40岁了,是营里的一名修理技师。哪个连队的装备出了难处理的故障,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他。官兵遇到专业技术难题,也常常向他请教。他总是笑呵呵地应下,很快就能解决问题。战友们亲切地称他“老左”。

这声“老左”,透着亲切,也带着把他当“老同志”对待的意思。连队组织400米障碍训练时,值班员为“照顾”他,常安排他负责保障任务。武装5公里越野训练时,值班干部也常把秒表递给他,说:“让年轻的同志多练练。”

左汝利心里清楚,单位训练任务繁重,必须确保装备性能完好。因此,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装备维护和技术骨干培养上,对战友们的“照顾”也就很少推辞。久而久之,他感到自己的体能明显下降,体重也悄然增加。

一次400米障碍训练,左汝利在飞跃矮墙时,因起跳高度不足,脚尖磕碰到墙板上沿,摔倒在地。虽然没有受伤,但这次失误对他打击不小。

要知道,几年前左汝利的400米障碍成绩稳居全营前列,体能考核成绩更是位列连队榜首。身为班长,他不仅自身技术精湛,带出的兵也个个过硬。他曾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那次摔倒,激起了左汝利不服输的劲头。为了证明自己,他决心再拼一把。

去年初,旅里组织“神枪手”评定。左汝利虽年龄偏大、体能不及年轻战士,但射击功底扎实。他主动要求报名参评。为练就无依托据枪,他将水壶挂在枪管上增加重量,练到双臂酸痛发麻;为提升瞄准精度,他长时间趴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,反复练习。实弹训练中,他更是不断查找问题、总结经验,射击成绩稳步提升。

考核当日,武装越野赛场上,左汝利铆足劲奔跑。进入射击环节,他快速就位,动作一气呵成。远处,固定靶、移动靶、隐

显靶交替出现。他迅速调整呼吸节奏,精准锁定目标,果断击发。最终,他凭借过硬实力和稳定发挥,获评“一级神枪手”。

这次表现让左汝利信心倍增。几个月后,他再次报名参加旅里组织的“专业技术能手”评定。对他而言,这并非难事。凭借精湛的技艺,他出色完成装备检测、故障排除等多项考评,最终获评“一级专业技术能手”。

连续获得两个“一级”评定,左汝利的表现让战友们刮目相看。然而,他并未满足。不久,旅里下发“特一级”体能评定通知。他感到真正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,立刻报了名。

然而,翻开细则,十余项严苛的考核项目犹如一道道难关摆在眼前。面对挑战,这位40岁的老兵心想:“当兵岂能畏难!”

他随即开始了高强度的体能强化训练:每天清晨坚持长跑,在器械场加练,并严格监测体重变化。对于来自北方的他来说,蛙泳课目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他深知,要取得优异成绩,不容许存在任何短板。为攻克这一难关,他向年轻战士请教游泳训练方法。战士们也十分乐意帮助这位老班长。不久,他便掌握了动作要领,游泳成绩有了明显提升。

训练强度最大的那个月,左汝利的体重从145斤降到了129斤。战友们看着心疼,纷纷劝道:“老左,注意身体,别太拼了。”左汝利笑着打趣回应:“我不怕拼得狠,就怕你们觉得我不行。”

考核那天,400米障碍场上,左汝利疾步如飞。跑至矮墙前,他突然加速,一跃而过。“漂亮!”战友们齐声喝彩。随后的环节,他动作如行云流水,最终以1分53秒的成绩冲过终点。在武装5公里越野、爬绳等课目中,左汝利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以基础课目全满分、总评达到优秀以上的优异成绩,获评体能“特一级”,也成为全旅年龄最大的“特一级”战士。

如今,在训练场上,左汝利又成了那个打样板、做示范的标兵。战友赞叹:“老左,真是老当益壮啊!”左汝利笑了笑,回道:“年龄再大也不算老,只有‘服老’才是真的老。”

一盏马灯

■马 克

在遵义会议纪念馆
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
默默地站立着
朴素而沉默
却吸引着人们的眼光
因为它见证了那年冬夜的抉择

回望征途,岁月深处
崎岖的山路上
有它的身影
一簇火苗,闪动在夜色中
指引着血火淬炼的队伍
前进

它的光辉
照亮一支队伍的前路
还有,那些八角帽上的红星
许多目光追寻着它的光明

今天,我走近它
又听到军号声声
威武的军阵
如同钢铁洪流,奔向
那团光焰照亮的前方——
胜利

两棵楸树

■贾常文

西柏坡那座小院里的两棵楸树
风吹过
往事在枝叶上荡漾
那时,平房里进出的人